

砍断手指的人

劳改农场的透视

庄荣辉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T25
343

砍断手指的人

——劳改农场透视

庄荣辉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 新登字第 165 号

砍断手指的人

——劳改农场透视

庄荣辉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木樨地南里 邮编 100038)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 印张 105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11-569-3/I·33 定价: 3.50 元

印数 000, 1--5, 000 册

內 容 簡 介

劳改犯，由无所顾及、自由自在的生活到被判处徒刑投入被严加管束的劳改场所，可以说他们的人生道路发生陡然转折。此时此刻，各色劳改犯都是些什么心理？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是如何反改造的？管教干部又是怎样拯救、医治这些丑恶灵魂的？

本书作者以朴实的笔调、以耳闻目睹的真实事例，采取纪实的手法，对这个神秘的场所作了详尽的叙述。读后掩卷沉思，您会对人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

写在前面

为了四化建设，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的公安干警从未停止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在全国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犯罪分子落入法网。尤其是这些年来经过一系列的打击犯罪分子的活动，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明显好转。然而，这些被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分子被定罪判刑关押于劳改场所后，风并没有停止，浪并没有平静，我们的劳改干警与这些罪犯又展开了一场惩罚与反惩罚、改造与反改造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我们仅从江苏省近年来新投入劳改的罪犯调查统计中就可得知约有40%以上的罪犯不认罪，在押犯中还有少数人抗拒改造，对执法人员进行疯狂的报复。近年来，狱内大案要案急剧上升，甚至还发生了罪犯聚众暴狱的罕见案例，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表明了监管场所是阶级斗争最集中最直接最复杂的地方之一。

此书不仅写了劳改场所内的斗争，同时写出了改造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力求让全社会

有一个了解，以便得到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面就是来自于我们劳改战线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真实的，当然有的地方也作了些改动，相信读者是能理解的。此书将强烈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极大的沉思……

在此让我们向全国那些长年累月默默无闻战斗在劳改战线上的干警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为在劳改战线上献身的烈士们致以沉痛的哀悼！

最后笔者还要向曾给本书热情帮助的沈耀才、本书的责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监房风波	(1)
蹲“小号”的流氓	(14)
砍断手指的人	(16)

第二章

文盲加法盲	(23)
异想天开	(26)
为了犯人的妻子	(33)
高队长一家	(38)

第三章

伪装的驼背人	(44)
肮脏的交易	(45)
“谁是政府的‘耳目’？”	(48)
震颤人心的冤案	(51)

第四章

刺杀陶干警	(58)
栽赃陷害	(63)
被糟踏的粮食	(66)
中秋之夜	(68)

内外勾结	(70)
------------	------

第五章

辛勤的园丁	(73)
“热情”的犯人	(77)
陈干警的婚恋	(80)
贵妇人说情	(84)

第六章

牢房“结义”	(89)
“世上只有妈妈好”	(92)
罗有法重见天日	(94)
黄阿根吞玻璃	(95)
装疯卖傻	(99)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102)

第七章

恶习难改	(106)
赵局长的光临	(107)
失恋	(111)
烟鬼戒毒	(113)

第八章

“我们要人权”	(116)
“你不是干部，凭什么打人”	(122)
“你是干部的走狗”	(124)
权大还是法大	(125)
可怜天下父母心	(128)
郭海龙抗拒改造的绝招	(132)

第九章

“高队长，留下我吧！”	(135)
发财梦	(138)
大墙里的搏斗	(140)
他死在特殊战场上	(143)
后记	(149)

●第一章●

监房风波

一道用红砖砌成的高高的厚厚的围墙，把里河劳改农场罪犯居住的监房围得像铁桶一般，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站在岗楼上，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狱内的动向。

1990年7月里河农场，赤日炎炎。中午更是闷热，树上知了不时地发出一阵阵令人烦躁的嘶叫声。二中队的犯人正在午休。监房里窗子不大，犯人的光头上不时散发出一阵阵的热气。

杀人犯郭海龙赤着膊穿着裤衩，坐在床上，两臂上刺着的张牙舞爪的龙及刺在胸前的一只凶狠的山鹰裸露了出来。他的身后，王来发正“卖力”地给他捶着背，旁边还有赵公平给他煽扇子。

“他妈的，给老子快一点！”赵公平累得直喘粗气，郭海龙嘴里还在不时地叽叽咕咕。

“郭大侠，你就让我歇……歇一歇吧！”

“不行，他妈的你再给我煽一百下。”赵公平无奈，只好

一边煽一边嘴里数了起来：“一、二、三、九……”“他妈的重数，四五六七八还没数，怎么一下就到九了。”赵公平只好一边煽一边又重新数了起来……

在另一张铺上，曾闻名四海号称天下第一神偷的老聿手陈学贵正津津有味地吹着自己的绝招：“诸位，不是本大侠在你们面前吹牛，要说‘钳工’技术，我可是盖世无双，你们看看我的手指就与众不同！”说着只见他得意地把右手举了起来。他的右手手指果真与众不同，别人的食指比中指短，而他的食指与中指却一样长。陈学贵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说：“本大侠为了练好这‘钳工’技术，曾拜师‘学艺’，从小就把中指在饭桌上和墙上点着，时间长了，中指就和食指一样长了，只要我这两指从别人口袋里一钳，东西就来了，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这时，他“嘿嘿”地笑了两声，问旁边的几个犯人：“诸位！你们当中有谁东西少了？”赌鬼刘德林一摸自己的口袋，发现刚才还在他身上的一副扑克牌现在却不翼而飞了。陈学贵笑了笑：“在这里！”说罢把那副牌还给了他。刘德林瞪着两只金鱼眼惊叹道：“陈大侠，你可真神了！”陈学贵更得意了：“怎么样，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吧！”说完又发出一阵怪笑。原来，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又把杨锦文身上的一支笔给聿来了，杨锦文还一点没察觉。“拿去吧，博士先生，今后可要留点神哦！”

这时，坐在一旁的驼子王炳顺感叹道：“陈大侠，不……不是我说的，既然你的‘钳工’技术这么高超，怎……怎么也……也到这来了呢？”

陈学贵头一歪：“唉！不提了，不提了，要说起这话来，本大侠也感到惭愧，惭愧！竟然载在一个兔崽子身上。”

“你说说是怎么回事。”闲得无聊的犯人来了精神。

“今年春节过后，南京车站到处是民工，人山人海，正是我们这一行大显身手之时，我装成独臂的残疾人，一只袖管是空的，在人群中寻找目标，谁也不在意。我瞄准了一个娘们儿，迅速从她衣袋里钳出一个钱包。旁边一个男的看见了，惊得张大了嘴，我朝他瞪了一眼，他便把头转向别处，没敢吱声。不料他手里领着的七八岁孩子却叫了起来，‘阿姨，有人偷东西！’这一叫，我便被包围了，后来找来了警察，要不然，老子今天还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呢……”

余林叹了一口气：“唉！老扒，你还算好哩，可我他妈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给退赔了，还判了这么多年的刑。要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退赔，吃喝玩乐都花光就好了。”这时他又自鸣得意地说：“虽然我的‘钳工’技术没你高，但是，我的胆子比你大，老子什么都敢偷，什么都敢抢。”

这时，只见流氓强奸犯赵公平甩着发酸的手臂走了过来：“哼！你们这些人，只会小偷小摸，干些鸡鸣狗盗之事，其他还有什么本事？”

这个赵公平曾以谈恋爱、跳舞等为名，先后玩弄了好几个女人。有一回他又看中了本厂的一个外号叫红牡丹的女人，可这红牡丹却偏偏看不中他，他急得成天抓耳挠腮，寝食不安。后来，他竟然把红牡丹强奸了。他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后，因父亲是市人事局局长，前来说情的就有一大串。本来很快就能了结的案子硬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把他“请”到这里来了，可他仍无悔改之意。

这时，赵公平看看没人理睬他，又拍了一下胸口：“哼！不是我看不起你们，你们只会小偷小摸，哪里如本大侠，女

人就不知玩了有多少个了。”

这时谢冬生却再也忍不住了：“赵公平，你说这话难道就不怕丢脸？”

赵公平摸了一下薄嘴唇：“哼！丢什么脸？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都不是好人，连我在内，是好人就不到这里来了！”

“赵公平，你可不要这样说，我们不是好人，但是总比你强奸女人强！”

谢冬生这一席话就像把刀子一下戳到了赵公平的心窝，他的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好你个谢冬生！竟敢顶撞老子，看我赵大侠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嘴里就怪叫了一声，扑上去迎面给了谢冬生一拳：“怎么样，本大侠这一拳叫黑虎掏心。”

“你……你这个流氓！你这个强奸犯！”谢冬生骂着就和赵公平扭打了起来。

谢冬生长得比赵公平瘦，又比他矮一大截，他连出几拳也没有伤着赵公平一点皮毛，却被赵公平一下摔倒在地，骑在上面使劲地打了起来。谢冬生脸上被打肿了，嘴里流出了血，赵公平还不肯罢休。

这时郭海龙也走过来了，他站在一旁不但不去拉反而吼道：“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然后又洋洋得意地吹起了日本《追捕》电影里的插曲“来……来……来来来来。”

陈学贵实在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拉了一下赵公平：“赵大侠，算了吧，饶了他这一回吧！”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郭海龙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怎么？陈大侠你也想打报不平？”说着，他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就像一条饿狼似地直盯着陈。陈学贵懵住了，马上他又朝着郭海龙嘿嘿地赔笑了

两声：“小……小的不敢，我看郭大侠您……您老人家就……就劝劝他吧……否……否则……”

“这不关你的事，你还是钻研你的‘钳工’去吧！”说罢郭海龙一把将他推出老远，差一点把他撞到墙上。

这时戴着眼镜外号杨博士的杨锦文也忙开口道：“郭大侠，你……你还是去劝劝吧！人总要讲道理的嘛。”“杨博士”话还没说完，那郭海龙就火冒三丈：“怎么，你这个酸秀才也没事想找事干，我看你盐吃得不多，闲事倒管得不少嘛。”书呆子杨锦文赶紧又缩回了脑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真是弱小的人才要讲道理，强大的人是没有讲道理可讲的。”

“你放的什么臭屁！”郭海龙又一声吼，吓得杨锦文抖了抖，不敢再吭声了。

这时郭海龙甩手飞出了一刀，正好插到墙上一张人头像上：“哼！谁敢再多管闲事。”

赵公平看郭海龙给他撑腰，胆子更大了，打得也更凶了。

正当赵公平打得起劲时，门呼地一声被推开了，只见高队长手里提着一根乌黑的像条黑色蟒蛇似的电警棍走了进来。赵公平一瞧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赶紧从谢冬生的身上爬了起来。郭海龙却嘻皮笑脸地说：“啊！高队长您好！您好！他们没……没事，是……是闹着玩的。”

“闹着玩的，难道把他打得鼻青眼肿，嘴里流血也是闹着玩的！”

郭海龙知事情不妙，再不敢吭声了。

谢冬生被打得还趴在地上，高队长对站在一旁若无其事的赵公平命令道：“你把他扶起来！”

赵公平像没听见。

“你把他扶起来！”高队长又喊了一声。

监房里的所有犯人都刷地把目光投向赵公平。赵公平懒洋洋地朝倒在地上的谢冬生冷漠地看了一眼，脚步却没有移动一步。这时陈干警走了过来要用电警棍对付赵公平，被高队长拉住了。高队长心里一股怒火在熊熊燃烧，气得浑身发抖，手里握紧的那根电警棍，突然间碰到了双人铁架床杆上，高压的电警棍和传导的铁杆相碰立即产生了滋滋地一阵火花。“我再说一遍，你把他扶起来！”赵公平这时才慢慢地走了过去，扶起谢冬生。

“赵公平，我问你为什么要打人？”

“他骂我，我才打他的。”

“谢冬生骂人不对，但是你打了人就更加错了，违反狱规，这个道理我讲过多次了，难道你又忘了！”

赵公平仍蛮不在乎：“哼！他敢骂我，我就打他，谁叫他骂我的？毛主席还说过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天还算便宜了这小子！”

“赵公平，我要把你送到禁闭室去，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再跟你说！”

赵公平忙道：“高队长，听说我爸还和你爸是多年的老战友！你这又何必呢！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高队长没有理睬他。陈干警请示了狱政科后就把赵正平戴上刑具押出了监房。赵公平走着嘴里还哼了一声：“蹲小号就蹲小号，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实话，天这么热，赵大侠本来就不想下田干活，现在可正好让我赵大侠养老去了。”

“赵公平，你也自称赵大侠？”

“陈……陈大侠，不…不陈干部，我只是说……说着玩玩的。”

烈日下……

二中队是里河农场地处最偏僻的一个基层单位，也是集中关押重犯的一个地方。这里有许多被判10年以上徒刑的犯人，有的是“三进宫”甚至“七进宫”。这些人曾无恶不作，思想复杂，改造难度大，场里的一些干部一提到二中队都直摇头，可高队长这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却主动来到这里，担负起改造犯人的艰巨任务。

下午，已经到了两点半钟，天气还是那样闷热。二中队200多个犯人在高队长和陈干警、陶干警、杨干警、李干警等的带领下，三人一排，穿着统一的服装，胸前佩着各人的番号，随着口哨声，迈着整齐的步伐向田里走去。

田里大片的棉花已经有一尺来高，长势很好，可杂草也不少，犯人下了田就个个弯着腰，拿着锄头，顶着烈日干了起来。一些原是生活在城里的犯人，哪里干过这种农活，手里的锄头就像有千斤重。可不干又不行，政府对付这些人自有妙法，劳改单位在犯人中实行了“双百”方针，每人干活都有一定地考核分数，到年底时，根据犯人所得的分数多少来衡量劳动改造的好坏，以此作为犯人加减刑的依据。每个人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干。

二中队犯人劳动的地方与当地农村的田地相隔很近，有的只以一条沟为界。过了这条沟再往前不远就是一个人口比较稠密的三隆小集镇。

犯人们正干着活，忽然田头沟那边的路上传来一阵叮当

叮当的自行车铃声，只见一个打扮入时的乡村姑娘从田头西边路上骑车而来。犯人像一群饿狼似地一齐向她望去。“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郭海龙看干部不在他身边，就低声唱了起来，然后又摆摆手：“小妞快过来，老子有钱啊！”说着就来了一个飞吻。还有一个囚犯扯下顶在头上的衣服摇动着：“花姑娘，你别走，我爱你啊！”那姑娘就像大白天见到鬼似的，加快了车速，飞驰而去。还有的犯人仍在呆呆地望着。

郭海龙像只馋猫似地擦了一下流出的涎水，朝旁边刚押来不久的钱大顺外号叫钱大头的说道：“怎么样？这妞要是给你要不要？”

钱大头苦笑了一下：“唉！这姑娘好好的怎么会肯给我呢，真是大白天说梦话。”

郭海龙笑了笑：“啊哟哇，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我出去了，像这号乡巴佬、土二妹子就是给我十个八个也不稀罕，我见过的女人可多着呢。”

钱大头叹了一口气：“唉！我这一辈子可没这份福气喽！”

“哎，钱大侠，你刚来了不久，我还不知你犯的是那一条王法呢，能给本大侠说说吗？”

钱大头嘴一张，又唉了一声：“说来话长了，都怪我一时气忿，三巴掌打死了我的小侄子，判了死缓，看来迟早也是个死哦。”说着他眼眶湿润了。

“你结婚了吗？”

钱大头摇了摇头：“虽然我没结婚，但我已经有了一个10岁的女儿了，她很听我的话！”

郭海龙一边干着活，一边哈哈地笑了起来：“好一个钱大